

台灣南社社長 曾貴海／著

戰後台灣

反殖民

與後殖民詩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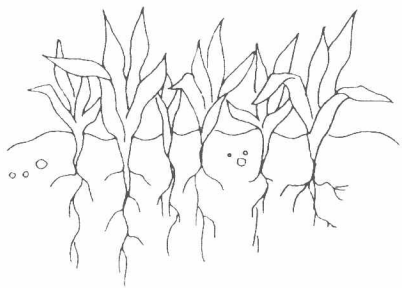
前衛出版

台灣國民教養新書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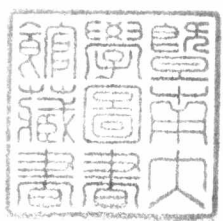
I 207.25
20075

卷 目 下

戰後台灣 反殖民與後殖民詩學



曾貴海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戰後台灣反殖民與後殖民詩學／曾貴海著。
——初版。——臺北市：前衛，2005[民94]

192面；16.8×11.5公分。——(台灣國民教養新書：12)

參考書面：3面

ISBN 957-801-490-2(精裝)

1. 臺灣詩—評論

850.32512

94025206

《戰後台灣反殖民與後殖民詩學》

著 者／曾貴海

責任編輯／陳恆嘉

內文編排／彭君如

前衛出版社

總本舖：112台北市關渡立功街79巷9號1樓

電話：02-28978119 傳真：02-28930462

郵政劃撥：18418493

E-mail：a4791@ms15.hinet.net

<http://www.avanguard.com.tw>

出版總監／林文欽

法律顧問／南國春秋法律事務所·林峰正律師

出版日期／2006年2月初版第一刷

Copyright © 2006

Avanguard Publishing House

Printed in Taiwan

ISBN 957-801-490-2

定價／200元

出
版
者

自序

做爲一個社會運動工作者，我只能利用寶貴的空檔努力寫詩。這本書原本就不在我的寫作計劃內。李喬兄於2005年初，交代我寫一篇讓高中生看得懂的台灣當代詩評讀，我推辭了好幾次，也改變不了他的心意，我只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。寫好初稿，才發現是寫給高中畢業以後的台灣人看的評述，拿給好友陳坤崙詩人看，他大略翻閱後，只說了一句話：「把它寫成一本書。」我把初稿拿走後，一點都沒有思考，就告訴自己：把它寫成一本書。書成後才感佩坤崙兄的好意。

本書能夠完成，要感謝台灣南社的專職楊明星先生，他替我的手稿打成電腦稿，白了一些頭髮。也感謝文學台灣基金會古恆綺小姐的

打字修改，更感謝李喬兄和彭瑞金教授的序。

希望每一首台灣當代詩人的作品，像穿越而來的陽光，照亮拒絕再度淪入被殖民命運的台灣，引向未來。

曾貴海

大變局中大反省

李喬

銳利如雷射，溫柔似春花的當代中堅詩人曾貴海，除了領軍「南方綠色革命」，凝聚民間力量捍衛台灣主體性，寫下前衛又古典的客語客家詩——之外，筆者知道詩人潛心研讀傳統殖民、新殖民、後殖民等系列論述。他不是閱讀的「便秘人」，消化很好。於是寫出台灣文學界，早該出現，現在才現身的文學界自身大反省的聲音：《戰後台灣反殖民與後殖民詩學》。

這本詩論，希望能夠啓動整個文學界的大反省，也極可能令一些詩人氣結而黯然。以下就個人閱讀心得，提出數點姑作序文。

一、台灣是一個從不作完整歷史反省的地

方。台灣人自古沒有自己的國家，殖民者不斷演出「獨幕劇」，台灣人乖乖在戲棚下觀賞「平安戲」(杜潘芳格詩媽媽語)。於是外來殖民者可以依時地需要，不斷扭曲歷史，捏造事故，收編歷史。稍有認識與良心的人都很難想像，台灣先賢如李友邦為「祖國」九死抗日，卻換來蔣介石指名槍殺；亞洲女性先覺謝雪紅，硬被毛澤東指為「地方主義」而鬥倒(1949年)；文學人楊逵呼籲和平，卻賞以十二年鐵窗歲月。「時代需要」不同了，一夕之間竟又尊為台灣先賢，要承續其台灣精神。殖民者可笑伎倆，不知台灣人是一笑置之？還是能徹底覺悟，有所作為？

二、在台灣詩壇上、藝術界，都曾激起現實主義、現代主義的風潮。這些世界性的思潮進入台灣，是否半吊子或變形怪物？這且不談。實際上，「超現實主義」植根於大地，有比「現實」更現實的質素在。現代主義不是問

題，用以逃避處境是惡用，實際上，現代主義被圍剿是意識形態的敵視。左派認為現代主義是「爛熟資本主義崩壞前夕的花朵，是倒於墜落的意識型態，形式主義的別名而已」。右派的階級國家主義者發展有害，於是奇妙地成為左右共同戰線的打擊對象。（此說請參考日本講談社「現代新書」790「現代思想事典」modernism條）。實際上現代主義新開發的文學技巧：內心的，心理傾向的，變形的，自由連結的……等等，在高壓政治下，提供了表達的可能，也因而提昇藝術層次。問題是，台灣的所謂現代主義者祇是以之為煙幕，掩飾其認同的困窘而已。

三、初識後殖民概念，一定會接觸到「法農」與「薩依德」。身為「被殖民慣了的台灣人」而言，對前後兩位大師，難免萌生奇特的「妒意」：「法農」怨嘆恆罩「白面具」，卻好在有「黑皮膚」這個最後最堅固的堡壘在。台

灣人呢？「薩依德」一生流浪，卻仍有「阿拉伯式」的文化心靈以抵抗殖民者。台灣人呢？「薩依德」念念不忘「一個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」。台灣人根本不曾擁有如斯「世界」。從2004年大選後的情勢看：台灣不但難以脫出殖民體制，已然由「內殖民」而「自我殖民」的情狀看來，台灣人卑恭屈膝地要求被接納，可是不被允許，殖民者堅持「殖民VS被殖民」；台灣人永遠是「他者」。

台灣人永遠是「被殖民者」嗎？甘心嗎？

已經邊緣化的台灣知識份子，能不能重建自己的文化？就生態背境，歷史累積，台灣社會的特異性（相對於中國），以及世界大趨勢四向度思考，台灣的主體性是可以型塑的，台灣人的心魂絕對可以凝聚成爲脫殖民、追求獨立的意志——擁有自己的國家的尊貴台灣人！

《戰後台灣反殖民與後殖民詩學》就是抱此悲願寫成的；有反省、有抨擊、有建構的詩

論。文學界不要故作逍遙狀了，已無逍遙空間，不應以寬闊掩飾懦弱，因為已無退路。詩人曾貴海這篇宏論，如寶刀直劈切中要害；火星四射，可能灼傷肌膚，包括他自己的。筆者以為詩人是坦然夷然以對的。

行文到此，瞥見桌上醒目新聞——附帶在此記上一筆作為序文背景。「多角經營」的名詩人「杜十三」，週前電話恐嚇行政院，揚言「殺害全家」。詩人激情「想要殺人」，似可理解，但杜某是要「殺害全家」。這是人文之變，人性之變。今日台灣，詩人、小說家、學者智識份子，如何面對變局，逼得吾人不得不認真思索。回頭以觀：殖民體制下的「快樂詩人」，突然要脅無恨無仇的人，要「殺害全家」，這是被殖者覺醒的契機。大家快樂起來奮鬥吧！

(2005年11月8日於苗栗玉泉居)

詩人是文化信使，如果 傳達了錯誤的訊息？

彭瑞金

標題是詩人李敏勇的一篇文章題，旨在借喻詩作爲一個國家或民族精神史的文化位置。這個位置也是崇高的，但是，不是所有的詩人和詩都能達到這樣的高度，因而有詩的解讀、詮釋和再詮釋。曾貴海這本大作就是以戰後台灣詩的重新詮釋爲出發點，表明他認爲戰後台灣詩的詮釋出了嚴重的問題。其實，「問題」有兩個層次：到底是詩人傳達了錯誤的訊息，還是詮解出了差錯？

詩人的信使位置不是後設的，詩人是否克盡信使的職務，待檢驗的，不是他的文化預言，而是他的發言誠信態度。詩人是否誠實地面對他所處的時代、社會和人民寫詩？是否依

憑自己的良心寫詩？是必要通過檢驗的。

台灣作為長期受外來勢力統治的殖民地，詩學發展的詮釋，自然無法避開「反殖民」尺碼的丈量。以「語言美學」為藉口，作為「不介入或逃避當下的社會書寫」、「離土離民」的詩勞作，沒有理由不通過「反殖民」詮釋關卡的檢查。戰後，在殖民統治暗夜裡發展的台灣詩文學，不能以一廂情願的後設想法，期許他們達到一定的精神高度，卻不容詮釋者的阿諛曲附，包括以文字美學為託詞。作者在這裡強調的台灣後殖民詩學，重點應該是擺在諸多戰後詩的戰後詩人位置的曲解、誣解的再詮解。

戰後台灣詩和整體的文學的處境是一樣的，首先要面對的是殖民統治者文化的置入、灌注、利誘、收編和謊言，詩人和作家的精神高度是完全可以從他對殖民文化的吸納、接收、共犯或反抗程度，清楚地看到他的高度。證據就是作品。誰寫了什麼？沒寫什麼？為誰

寫了什麼？拒絕寫什麼？基本上，已不勞詮釋者以任何藉口虛飾狡辯。因此，戰後台灣詩學的問題，顯然是出自這些宛如謊言製造機的詮釋者身上。在翻閱這些謊言之前，不妨先問問台灣詩追求的精神標的或高度是什麼？無論如何狡飾，它都不可以是「官方謊言的共謀」呢！詩人的精神高度，是既成事實，我反對共產黨「清理與批判」的作法，但一再重覆的虛飾狡辯，刻意造成台灣精神史的扭曲，則沒有理由不去重讀、再詮釋。

曾貴海意圖從再詮釋出發的戰後台灣詩的「後殖民論述」是一件浩大的工程，他要面對的是超過五十年的積非成是的謊言、假說，以及為謊言而生產的謊言的堆積。他率先標出台灣樣版詩人的精神高度量表的論述策略，是正確的，但是拿使命詩人和用生命寫詩的聶魯達及米洛舒比擬他們的詩作，未免不倫不類。只要瞄一眼「現代派」六大信條怎樣曲解民主自由

——「6、愛國·反共。擁護自由與民主。」把獨裁、專制與自由、民主並列同行。或無獨有偶的，《藍星》和《創世紀》都在他們信條、原則的第六點，強調了剝奪基本人權的戒嚴統治者的裡應外合——「強調個性和民族精神」、「一切都以善良人性同胞愛及祖國愛出發。」就很清楚，戰後台灣人民被蠻橫的殖民統治者，假「愛國、反共」奪走大部分的人權自由保障的時候，他們跟著呼喊「民主、自由」的居心何在？這些用妥協、屈從換取個人享有的「自由、民主」的詩人，一直沿用偽造的詩人表尺，成為台灣詩的樣板詩人，無疑才是台灣詩脫殖民前行的最大障礙。

樣板詩人的典型化和他們詩作的正典化，正在考驗台灣戰後詩的脫殖民能量。舊政府時代，經由官方掌控的文化資源，直接輸送到幫傭、幫閒文人的手上，通過一再複製、再製的「理論」及出版品，加深樣板的典型印象。更為

嚴重的是，戒嚴時代淪落為統治工具的教育，以「國文」教學為例，早已由一套複製理論，經營出一套嚴密的教學「典範」，不論從教育部的教學目標、課綱的訂定，教科書結構、審查標準的形成，到教師的養成，教學活動和升學考試，甚至公職考試，已然形成天羅地網。以至新政府成立，即使有一些改革的力量可以介入，進去的人像陷入蛛絲網一般，脫身都有問題。

強烈的中國文化優越論和文言文優越論，已然交配出生命力強韌的異種病菌，並已潛藏在絕大部分的台灣人腦袋裡。試看二〇〇六年即將實施的「高中國文課綱」吧！它可是新政府主導的業績，下修為百分之五十的文言比例，有什麼意義？為什麼不問問「課綱」規範了多少百分比的、中國人文學長驅直入的管道？以及課綱強制性羅列了現在中國人都不要的孔子、孟子、老子為「文化經典」，為台灣

國民之必修必讀。在在都顯示台灣人的腦袋遭異菌入侵的現象，和台灣文學脫殖民能量的虛弱。

以異菌入侵台灣人文化思惟的角度言，我不認為台灣詩的脫殖民論述，有循序漸進的必要，基本上，它和抗瘟疫、抗 SARS 一樣，有的可以燒毀、有的可以隔離、注射、服藥，一一形式上，它是舖天蓋地的大作戰。一向致力於詩創作的詩人，跳出來寫詩論，當然是放火的意思，相信這把火已經釐得太久了，他的確想燒掉一些東西，也肯定會漫燒一些東西。這是和學院派把薩伊德的「後殖民」美學化的不同論述，不過，我仍然對台灣詩的脫殖民能量，抱持保守的看法。我們已接收了過多有誤的詩訊息，為什麼不和曾貴海一起站出來放火呢？